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叅訂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雍睦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

則有不可考者矣。

嚴緝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疏義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近於風。大雅幾於頌。

大全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此對王國風言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語類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說通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

寥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咏之。以寓
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詞
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實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
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
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
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
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文
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疏曰。善者不純。為大

雅惡者不統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
少也詳觀其歎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
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
班固曰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二雅為異區也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
人為什也

大金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同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蕭也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

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康嗚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疏言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羣臣。經之嘉賓。

一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醑，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客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廉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嚴緝釋草，草有二種：一云華，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華也；一云華，蘋，郭璞云：今蘋蒿也。此陸生之華也。即廉所食是也。大司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廉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

奏南陔白華華黍○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康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華谷莊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又曰禮編衣陳澹註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意

通解歌工既備。瑟遷於堂上。而鼓之。瑟音少聞。笙入於堂下。而歌之。

六帖。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於縣中。有聲無辭。

說通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賾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于彼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示我則疑忌。

去○意○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
似○認○客○作○主○耳○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
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
用○之○與○

麟○按○此○章○集○傳○六○帖○俱○作○通○章○一○韻○愚○意○各○四○句○自○為○一○韵○亦○
無○妨○且○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
八○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為○分○明○謂○直○興○到○底○
或○禮○與○樂○對○者○俱○不○可○從○也○興○只○至○四○句○止○者○若○曰○呦○呦○鹿○鳴○
則○食○野○之○華○矣○我○有○嘉○賓○則○鼓○瑟○吹○笙○矣○豈○不○為○聲○義○兩○嘆○而○

必曰在野之康情通則赫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此等長調
三百五篇之中亦概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旨趣無已也故顧
讀者因此四句一截及無回不全重乞言之說而引伸求之則
此詩解已過半餘一筆抹却可矣○埤雅毛詩草蟲經曰康欲
食則鳴相召志不忘也亦取興一義古義先鼓瑟而後吹笙燕
之序云爾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簧之文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
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興也蒿藋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佻偷薄也敖游

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
效，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大金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覩字。後世目視物
為視，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

通解：君子此指在位者言，而舍王者在其中。

麟按：集傳做叶胡高反。此章則通章一韻也。然興意亦至四句
止。下四句另說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俱變
換取大意，不妨。

○物物康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苓、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孔疏陸璣云、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麟、按此章以鹿鳴興瑟琴、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湛。集傳叶特林反、通章一韻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大令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

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做也、四牡采其忠
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於賢智也、○董氏曰、古宵小
同、故謂小人為宵人、○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
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
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據
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
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語類問鹿鳴四牡、皇華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

之樂不知爲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卿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肆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通解學記注云當祭菜之時使歌三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以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爲而作而後樂用之以燕饗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

皆公華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問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

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嚴緝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

說通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詞也。首章有遠意。二章有勞意。

麟按此下二章俱在二句截。

○四牡騤騤，嘽嘽騶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單單，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居也。

嚴緝孝經居吾語女，坐而有所敬則跪。

大全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三

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

說通故處不遑見無日不奔走也。

麟按集傳馬叶滿補反。大約王事二句只作一句讀，是以馬處

為韻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典也。翩翩飛貌。雖夫不也。今鵲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鵲鳩。將養也。翩翩者雖猶或非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後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而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蘇傳。雖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呂記。朱氏曰。或曰。雖俗字也。當作佳。又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雖之不如也。

養驛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鳩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疏義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按此下二章俱在三句。載載飛二句亦作一句讀。父扶南反。與翔叶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也。杞。枸櫞也。

嚴緝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

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淇露在彼杞棘。小木也。此詩集於苞杞雅。杖枝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換枸杞也。

○麟按政和本草。枸杞。又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脚暑。陸璣云。又名苦杞。母滿彼反。與杞叶。○駕彼四騂。載驟騶騶。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諗。賦也。騶騶。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毋者。因上章之

文也

嚴○鮮○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
○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
作○此○詩○歌○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
麟○按○諡○叶○音○深○此○章○亦○二○句○截○是○用○二○句○作○一○句○讀○增○釋○許○氏○
說○與○余○小○異○而○大○同○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
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
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輯錄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
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敢不拜嘉、曰、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牀
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曰、牡
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
靡及、匪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歌於使來之時、則
勞其來也、而極言其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

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為勞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六帖四牡采薇出車扶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焉其

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化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衆。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毋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衷。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徽。奏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感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是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想見詩中託詞寓意。有入神之妙。如此諸詩。比於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託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

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為久。後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我。顧大詔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馳驅。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

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駉駉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孔疏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教之，非一故言衆也。素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教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我國之密事，唯使

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

蘇傳。皇皇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皇皇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皇皇也。

疏義。彼之物。無處不有此之心。無時不然。彼有以悅於人。此無以愜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與。

六帖。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解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訊、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呂記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驎。皆駒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

疏義集傳廣博二字釋周字。○詎有聚議之意。

大全三山李氏曰。徧於其所而詢問之。

通解我字不必拘泥。作使臣自言。此與我出我車之我同。詩中我字如此者多。

麟按集傳。詭于須反。

○我馬如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詭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麗緝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

疏義猶言和柔也。○謀有計畫之意。

麟按集傳。謀叶莫悲反。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疏義度有酌量之意。

大全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詢、猶度也、

疏義詢有究問之意、

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
孔氏曰、雜毛、是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麟按孔疏、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
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訊、
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魯語無訪問於

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訊。咨事為謀。與左傳異。而歐陽氏論之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則所問何者。非事。獨以咨訊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以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士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四章之別。但變文叶韻。其義不異。

也。此其說已一洗箋傳附會繆牴之陋。而近日談家不知何以
又有詘而宗之者。但或如疏義小作分辨。則詩中如此類者尤
多。謂但叶韻而義全不異。亦不足據云爾。又依六帖載仲恭說
此使臣如行人。不同直指使者。則當如今奉差遣封王諭祭之
類。出宣上德。入達下情。即指此事而言。若紹大全程朱諸說。則
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按求遺逸。恤養鰥寡。修舉廢墜。
正直指使者事。而不知諸本又何以混而從之。此等亦欲一概
抹却。為清楚也。○即周禮小行人之職。固曰若國札喪。則令聘
補之。若凶荒。則令賑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烹禴之。若國有禍事。

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為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然曰辨異曰反命，則亦但以五事歸獻。天子未聞遽見施為也，亦當與直指不同。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康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也。然井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誠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容詠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大全着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廉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以勞遣。意者以其犇為先後與。○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邪邪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
韓韓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邪然而
外見者豈不韓韓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歐義不韓韓者韓韓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

廣緝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
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范氏曰凡今之世言舉世之人也樂曰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
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
輯錄但以語相呼而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緝緝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麟按先輩鄭潤文說邪不緝緝處云凡華莫之能及矣一語與
理出其○古義云棣成廟諱今文通作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
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
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關切之事
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闕弓而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

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疏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懷叶胡威反。衰薄侯反。當兩句一韻。六帖作四句皆一韻。古義亦云。威烏灰翻。懷胡隈翻。灰韻。衰求尤韻。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興也。脊令。難渠水鳥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陳其所親而

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
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
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
苟難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
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
然常嫌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
悖。

孔疏。脊令。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喙。背

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嚴緝雪姑也、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
常大雪、極為驗矣、○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
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雜施而不孫、孫順也、謂順於理
也、

麟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觀注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說
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難歎俱平
聲

兄弟閤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閤閤很也禦禦也烝登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韋

閤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慈親

嚴緝兄弟或不相得閤很於牆內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

侮之則同心以禦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務春秋傳作侮固甫反戎叶而主反朱子語錄曰吳

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然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

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我。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替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今按古義務亦叶東韻。漢運翻楊慎云。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也。然則才老作蒙。下與戎叶。亦是一說。故非杜撰。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敝。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

患難四章之外傳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難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通解此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也。所謂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生於宴安之時。而莫如兄弟。若有不然者矣。

六帖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章法神品。

○儗爾遊。五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備陳飲食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邊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大全程子曰。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六帖。孺者真誠相悅而無偽。有繾綣不舍之意。字法妙品。說通且孺且湛二且字俱有意。

麟按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邊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字正指上妻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

無以久其樂矣。

嚴緝庶塢傳曰：湛樂之久也。

麟按：集傳湛亦叶持林反，與庶塢同。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

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

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

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

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蓋莫不然。

釋文弔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弔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弔。書曰。予則弔戮汝。皆是子也。

疏義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

通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弔說。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

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

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說通究圖是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也。着實教人體認語。

麟按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兩章集傳亭其久其二其字。室家

泛言然炤備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意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

建○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
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
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
盡○人○情○矣○請○者○宜○深○味○之○
麟○按○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
明○兄○弟○之○當○重○只○作○燕○兄○弟○之○樂○歌○為○是○詳○味○語○意○自○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

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明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蘇傳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徒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

疏義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應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故以為興。

大全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飲。

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通解興意。只至二句止。神聽和平。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同意。所謂上下交而泰也。

六帖和天下泰。平方隅砥平。

說通曰。終有萬年一日意。

○伐木許許。醕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殤。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

勸力之歌也。釀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沛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
縮酌用茅是也。奠，美貌。斄，未成羊也。達，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
而尊者也。澌，無顧念也。於，歎辭。粢，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
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飲過
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未來，而無使
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
能先施矣。

孔疏傳曰：以筐曰醕，以藪曰醑。筐，竹器也。藪，草也。釀酒者或用
筐或用草，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是也。釋物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覲禮：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升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呂記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孔氏曰：祭然婦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麟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上章以伐木興鳥鳴，而此章以伐木興醕酒，亦如鹿鳴首章興瑟笙，而次章興德音為不拘也。饗禮

之盛○雖必用太牢○蓋盛黍稷○或近於公食○然肥○豢○八○簋○俱○偶○擊○
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不○然○炤○下○文○天○子○亦○有○
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故○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
皆○取○大○段○可○耳○上○章○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而○下○遂○因○鳥○
論○人○說○到○求○友○上○不○必○更○牽○伐○木○故○曰○興○到○二○句○止○也○此○章○以○
伐○木○許○許○興○醺○酒○有○莫○而○下○遂○言○有○肥○豢○以○速○諸○父○則○各○二○句○
為○一○連○亦○不○必○更○牽○有○莫○若○酒○豢○對○說○而○諸○父○總○承○詩○中○豈○必○
無○此○理○然○語○氣○遞○落○必○不○如○是○通○解○於○上○章○亦○曰○興○至○二○句○止○
而○此○章○則○云○興○至○末○於○下○章○則○云○興○至○無○遠○者○皆○是○主○見○不○定○

一篇之詩析體為三又何足據也。但就此章則語實平對而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尤最晚明者集傳埽叶蘇吼反蓋叶已有反是也。餘易知。○無回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禮縮酌用茅句見郊特牲。

伐木于阪。醢酒有衍。薄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醢

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薄薄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林杜雅常埭。頌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餼。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鍇云。今人謂乾飯為餼。○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餼糧。○疊山謝氏曰。清我。我清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着山蘇氏曰。民之

失德乾餱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
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秦之以鼓重之以舞畫其有以樂之
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
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
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
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見意耳即
朱注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
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說通嚴云。民之失德者。非有大故。止是餽糧不以分人。而况王者乎。故命有司有酒。則為我。滑之無酒。則為我。沽之。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滑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告於未暇耳。

麟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若曰伐木則于阪矣。釀酒則有衍矣。是以籩豆有踐。則當兄弟無遠也。坦科以醕酒。籩豆對舉。即不是二句一連之說。斷不易耳。懋叶起淺反。暇叶後五反。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但六我字二矣字顛倒縱橫讀者。莫測則章法。

之至妙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通解：丘氏潛曰：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餽，有因勞而勞，有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為饗禮之中舉樂以

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美也○取
其雕而已○其爵無美也○取其醇而已○至於中庸曰○燕毛所
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而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
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
迨我暇矣○飲此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麟按詩傳闡云○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
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
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雁行者○則稱兄弟○
今於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而簡

通於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最親近者
也。不然安有連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造暇者。故詩傳於
頤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歌之為用自別耳。又
云按俾雅云豜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
用。曰既有肥豜。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
曰醕酒有與。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曰邊
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四邊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
下。無朝事之豆邊也。燕禮則自加豆加邊而下。無饋食之
豆邊也。按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

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黔肥牡兩埽陳饋有衍有殽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無庸泥也。意亦與通解及余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廉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上二句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下四句疏義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

單厚多益之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六帖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

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

麟按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為帽下四句對說此章易明然下

二章斷當以此為例。從來分截牽扭俱不足信也。○單厚直看多益橫看兩俾字俱以天言。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賦也。聞人氏曰。戢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

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發○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緡祭之日、以答鳧鷖、皆祝頌人君之辭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受降對說、輔注分已然未然、就是也。然總之見盡善為無疑矣。通解講意分截俱不是。盡善

無不宜俱主福言猶所謂吉慶為善事也。即輔注云云為動作。無不宜適人生之福固莫大此。○注盡善猶其云單厚多益亦是明主福之意不必牽泥。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講意高大盛長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正意做則下文五個如字方說得去。高大盛長由我周植本之固發源之深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高大威長對說正狀其莫不興也如山如阜已高大矣如岡則又是山脊愈進而高如陵則又是大阜愈進而大此其莫不興一也如川之方至豈有不增莫不增者言必增也威長蓋不知其已矣此其莫不興二也莫不增斷當貼川字方字說川流活理方至初機皆詩人善形容處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蓋聲調偶同豈可亂其句理徇彼俗說乎凡此皆麟與子常數年前創起言之至今思之實為不易奈何尚有以俾爾戢穀藝無不宜二句及俾爾戢穀至降爾遐福五句命題場屋者甚可嘆也

○吉蠲為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饔，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祫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擬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

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絜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

呂記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初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擬主人也。

疏義詠日、卜柔日也。

輯錄詠謀也、柔日、丁巳也、必先詠此日、明日乃筮、

大全安成劉氏曰、詠日者、君臣詠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詠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詠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澆濯祭冠掃除宗廟之類、又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儀禮有饔饗注、炊黍稷曰饔、○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盤、三代

世表作叔類。○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
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紃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
子白。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
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
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
之福。

六帖四章祭祀。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
獲神休之說也。

麟按周本紀公辟祖類。又作太公叔類。此以字近相訛耳。世本

云太公組紃諸盥則六字自為一人中庸疏云組紃一名諸盥是也周禮司服注又作公祖類無叔字祀先王以袞冕祀元公以鷩冕則是禮有隆殺而其服因之詳見四書說約無憂章集傳享叶虛良反○劉注齋成謂七日齋三日戒然名物流引禮記又曰七日戒三以齋疏曰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禋用鷄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禋用斝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偏為爾德。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羣黎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嚴緝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黎百姓皆為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偏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

德○皆○君○之○德○猶○曰○莫○非○爾○極○也○

跡○義○既○曰○羣○黎○又○曰○百○姓○所○以○盡○天○下○之○人○也○民○德○如○此○實○君○

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人○君○而○為○德○此○言○

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

福○也○通○解○神○即○上○先○王○先○公○飲○食○正○日○用○中○事○助○羣○助○之○助○非○補○助○

之○助○

麟○按○民○之○贊○矣○四○句○當○適○下○說○不○當○兩○平○說○然○亦○以○神○而○二○句○

為○帽○也○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爾或承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

賦也、恒、強、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

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孔疏、弦、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

嚴緝、南山、終南山也、

輯錄解頤曰、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

有常而不變、

六帖或承或字、字法妙品、或者不知誰何之辭、舊葉未落、而新

業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麟按審虧也謂一隅崩謂全體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
也○此遑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
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
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

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猘執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募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募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嚴緝采薇出車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蒼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大

畧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疏義詩意正言出戌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當時所事為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薇方生而出戌○春暮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之歲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大全建安熊氏曰○北秋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生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通解古者成役以兩○暮為限○故曰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戌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

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
時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秋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
止即此時也春莫遣次戌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戌夫前戌者
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戌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
在故曰每秋與冬初兩番戌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六帖獫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
安故不違啓居

麟按此章以作莫故故為韻作集傳叶則故反宜讀如做也○
名物疏史記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居于北塞、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寬則隨高、因獵射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獫狁、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增釋許氏亦云、戰國後為匈奴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
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
二月。皆可稱歲莫。

通解薇。自然有作有柔。有剛。皆一時託以起興。不可以此三字
上分別。如桃夭咏華。嘯實咏葉。非時之有別也。

麟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集傳疾叶訖力反來叶六直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棟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
彼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棟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車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矣。

蘇傳爾說文作蒲

呂記鄭氏曰斯此也

疏義此專以語相呼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

大全爾華威貌謂靡靡也

通解豈敢定居句玩朱傳一則字可見承上說來

說通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成事以固圉為主非欲生事

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然事

麟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兩句一連四句

一截之說更為分明也車叶尺奔反亦與何彼穠矣同例上曰

彼路下曰戎車而注曰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

駕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注所謂將車非兵車也勿誤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猷猷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弭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猷猷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於桑柔云不息也、經四牡騤騤凡四

出今皆以為不息。

大全問傳曰：腓猶跖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跖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跖。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

何義○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蕭蕭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阻路也

通解此詩作戊役口氣故自謂小人腓訓葩覆只是宿於車下之義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鞬此重矢服勿混

六帖腓葩也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棲宿之地

麟按此章亦必四句為截餘紛紛者妄也上四句亦只說得一路故集傳補曰言戎車者云云今人好以時事入詩混作車戰謬之誤矣腓字解大全頗盡一而輯錄又謂世無足不動足肚

自先動之理。本無可疑。即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受然爾。鄭氏改腓為范。非訓腓為范。不當因其改字。詭為字訓也。此又一說。然義亦足表裏。○遣將帥及成役。雖同歌。同日皆以采薇。然此上兩章皆成役。說將帥理當如此。成役豈無車然語。意各有所主。混說即非也。服蒲北反戒字并叶。疑不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

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勤苦受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嚴緝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李氏曰：思，語辭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饑渴，是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在其遠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要上之人不我知矣。

說通此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兩期畢戍之常，出車

是將帥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敎驅馳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首四句非止是敎光景。皆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莫知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麟按集傳表叶於希反。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卒。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大全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諸本作區。誤。注邑國都也。界各十里。

而異其名。○臺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通解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自天子所二句。只一句意。重天子之命。上下章所謂任大責重是也。○載字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在獵。執上說。要見秋高馬肥。易於南牧。只是成邊。

乃禦戎要法與內侵迫近京邑者不同維棘是匪遯匪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以或遲也

六帖左傳某人御某某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此詩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

麟按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一體也且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尤與上篇迴別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一謂字當移在自天子自字之上即注中語其人語字也故曰自天子

二句只一句意謂之載謂字即注中使之載使字或之云云又從使之生出末二句却是大將語○集傳牧叶莫狄反來叶六直反載叶節力反大全還率率字音帥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旄旄斯胡不旄旄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旄

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悅、○言出車在郊、建
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
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
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
懼、皆此意也、

輯錄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

大、全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旒、以象鵠火、畫朱雀與隼、
以示勇健、○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
朱鳥乃取象於鵠、如鵠首鵠尾鵠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

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

麟按詩緝李氏本云郊牧義同。而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者。因下設施句看出也。且詩必四句一截。則此自言在郊。事後四句又是合旗施為言。以喚起當時之戒懼意。注中豈不字。但字呼應甚明。通解亦謂施施者大謬也。况茲也。則况瘁。疑當作為此而瘁。世人不解讀書。因不解命題。每見為設此施矣。四句文者紛然。都將胡不施施語氣說住。雖余少作亦隨

此夫極可笑也。不知詩意正於建彼旄矣。說住下四句語意云。論起牧外所建之旗與今郊所建之旄。豈不旆旆而飛揚。但將帥方云云。僕夫亦體其心而云云耳。此等段落。但經拈出山嶽不移。庶幾解人不昧斯語。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徽猷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象威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

策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施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然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威朔方而儆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毛傳朔方近獫狁之國也○

孔疏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

嚴緝曹氏曰即六月所為侵鎬及方是也○

麟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敘

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旌旗倒插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兩城字俱謂據城以保障。如言堅僻清野。使犬戎無所乘其虛意。非城築城字。○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

曰采薇之所謂往道成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成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嚴緝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語類子善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辭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

通解即初出時所受伐猷死之簡書

麟按集傳華叶芳無反。

○嘒嘒草蟲。趙趙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讎仇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通解末二句。乃王者想像出一時婦人思念之情。直說其又伐西戎而未歸耳。注中豈既却讎仇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之云。

者乃朱子疑意作文不可用也。朱子見通篇皆為張說而發至
此章語室家之思乃及西戎故云云。豈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與
者不敢質言之謂也。此乃朱子解詩之詞非室家口氣。

六帖南仲既為大將則宜兼靖二陸。如今關中經略本重北虜
兼備蕃族固無不可。而室家愛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
指此二義者自不相方。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說詩
到此等處正如鏡花水月若能領其義旨則文理躍然如作刻
舟見解則一語難通矣。

麟按此篇勞還率本作每年例用之辭然中有南仲字樣則必

當時自為勞南仲作後始倒用耳伐西戎亦何必非實事先後
時勢固不同也文字看熟則作虛擬亦熟看活則作實事亦活
又不一拘○此章亦在西句截上西句言當此時而未見故心
憂也○下四句言必既見乃快而又往伐西戎也會得此理千變
萬化不離範圍須有解者○降集傳叶胡坎反亦與召南草蟲
一例○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執訊其魁首

當訊問者也。配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
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
終。

六帖徐士彰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遺帥。只是城守。未嘗與
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戮一
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人。是本文之下又多兩字也。此說雖是。然
亦未諳詩人之旨。大抵古人之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實
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

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嘗修
一人。即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徽
猷于襄。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徽猷于夷。自凱還之後。言
其功在天下。○古人文字意意圓滿。言言足相。若能尋其大旨。
全然不勞補綴。如執訊獲醜。要加之人二字。便是畫蛇添足也。
所以注書只消訓詰。不須翻案講解。增添意見。造作語言。得者
固多。失者不少。漢儒未必全非。宋儒未必全是。
麟按此說固妙。然如麟上章之云。則南仲最初一出。或真有執
訊獲醜之事。亦未可知也。自謂又一轉解。○觀注於此之時。四

字此章四句一截之理更明通解云首六句美其歸時之樂誤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說義一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二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三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四章述其來趨之時道塗感慨之情以勞之。五章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六章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大全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

而和樂故出則有摯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請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殲虜于夷而已則固不責乎略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

有扶之杜有脫其實王事靡盬總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院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後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持生之杜有院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

之期。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
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疏義。日月陽止。即遣戍之明年十月。采薇所謂歲亦陽止之時
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
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
知其遑暇也。

通解注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通解此正成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又明年仲春至者是。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民父母。榲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賦也。榲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羸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榲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羸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

矣

嚴緝杞之可食者惟枸杞

疏義莖幹三五尺作叢春可作羹茹微苦

通解朱傳託字不宜說出

說通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
摯處以慰勞之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
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散馬驟以兩期之久知之松夫

不遠又於車馬知之

麟按集傳毋叶滿消反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征夫遇止、

賦也、載、裝、疲、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
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
為憂恤、宜何如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
矣、則征夫其亦通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
無所不為也、

疏義卜有屯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大全、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著曰筮、○慶源輔氏曰、不遠、想

料之辭通止決定之辭

六帖如多為恤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并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悽傷耳

麟按集傳來叶六直反疾叶訖力反與采薇同偕叶舉里反近叶渠紀反

秋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扶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帥勞後，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扶杜也。范氏之說，

兼論出車秋杜二詩也

六帖楊用脩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陽傷遑為韻、次章蔓悲歸為韻、三章憚瘡遠為韻、末章偕近通為韻、又皆三句、此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大全慶源輔氏曰、已下三詩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
康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